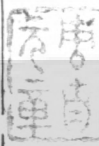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補卷第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中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

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

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

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

哭之感慟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

虎賁中郎將憚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詵

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顛字景

倩顛弟粲晉陽秋曰荀顛博學洽

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然

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

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

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集

劉云謂為慚筆固
非謂為神語亦謬
直不當作耳

王云此清言始相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充
州記曰。準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畧曰。竊
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叙
錄曰。晏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王弼未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報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傅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

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

也。仕至冀州刺史。

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

裴徽為吏部郎。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微見異之。故問。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

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劉云看得又別
王云弼明老莊此
言似為退一舍恐
非本色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

輅別傳曰。輅父為瑯琊郡。瑯琊

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鬻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讓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

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閔字仲茂。謀之子。為太。鍾元常。魏志曰。鍾元常。潁川長子。文學掾。社人。家貧好學。歷大理相。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太傅。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眾入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甫不相推下。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敞之徒。皆希慕簡曠。願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願清閒。欲說

理而願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願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

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劉云言其有疑必求剖釋不留以成痼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育。鬲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

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

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

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實哉。客乃悟服。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劉云。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我輩禪也在達磨前。王云。此乃禪機轉語。又云。註名理甚精。

劉云。自是讀莊子法。

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弟。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日。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

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

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蟲箸頭而黑。麝食栢

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

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歐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陽

世說新語

卷五

八

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

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畧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向秀別傳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玄風。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成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唯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了視聽之表。有神之德。玄括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
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劉云牖中窺日外
面光顯處視月辨
隙透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

劉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

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

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

難。精論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

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

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

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

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侍。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郎。為孫秀所害。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

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

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

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

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

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

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

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

作三都賦。晉陽秋曰。吳人。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鳥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酈道元水經注曰。今多墳隴焉。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窓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劉云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崢蕭瑟乃不成語。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采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

世說新語 卷五 三

王云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多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主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

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畧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劉云豈有所不可
故尔形容不服善
之態常有此
王云此言大粗且
仲祖何肯談出桓
下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
為王導所辟。輒娶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

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

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

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

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

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

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劉云孫謂禪家多
難問。今胡不言

又云波利質多天
對其香逆風而聞
今反之云白旃檀
非不香豈能逆風
言漢非不能離之
心不必離之也

不言。度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馬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

則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鷦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王云今註徒作順
義一也
劉云支理如此有
何高妙而稱道甚
至
王云此論台新奇
可備一種莊註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鷦鷯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

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胡奴陶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畧。宏窘感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

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

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

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

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

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按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

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癩。狂也。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世說南

卷五

七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

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

馬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王云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亦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亦孝標於是為無識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

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飢。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畧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

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動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

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

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支道林造即色論。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劉云殆未是維摩詰也

王云詳林公意豈以穀聞緣覺總之尚一乘理邪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

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

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

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

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

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

晉陽秋曰。散。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散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

亮也。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王云此從莊子得來

王云此亦可入賢媛

劉云此何足載

劉云豈無此等。穢清流

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

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

安西。謝奕也。

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

高逸沙門傳曰。道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道遂辭丘壑。高步大邑。

王長史宿構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圆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塵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

王云楞嚴經中具
明問答但以鏡
自明殊勝此論

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

注僧肇

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馬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

簡文也。

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

峭謂二陵

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

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

未詳僧意氏族所出

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諸本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

王云此慶非臨川即非亭標矣

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傳曰。孝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

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

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嶧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劉云不答最是
王云按易理精微
廣大謂此非易不
可執此言易又不
可遠公所以笑而
不答

世說新語補卷第五

世說新語補卷第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下

王云強作去聲如
今俗語

劉云兩語得反覆
之妙

劉云浩長於談融
長於筆也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

帝紀曰。仲堪有
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
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融字洪

遠。陳郡人。桓彞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
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劉云不常即非常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
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畧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
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又云与姦雄語心
自難然亦何至狂
疾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王云鼓吹二字殊妙正不得以羽翼解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陸氏譜曰。暹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暹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暹。憑婿也。

劉云疑温嶠庚亮俱曾為揚州又云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又云作佞之備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

劉云王恭為司馬
道子所害桓玄復
殺道子

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
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
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云。
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

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
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

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

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襍。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

明帝文章志曰。桓温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

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

世說補

劉云未造理所

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榘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

軍。年四十六卒。

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

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

王云此等論在今世未免撫掌當時所謂名理乃尔文車一大厄也

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

中興書曰。范

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

曰簡文。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攬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言八疵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以誠孔子。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竒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劉云漁父偽書何足千萬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王云此語難解似謂我亦算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廡。孝廉。父霸。少府卿。

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

版綺。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累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

劉云謂文須利口也。王云此語最深難解。言未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嘆賞。齒舌間得利而已。何益于事。又云自古文人同恨。

王云按傳字訛為博。以執上文今改正為傳。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宋文帝嘗問慧觀。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

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高僧傳曰。竺道生。佛敎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

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神。值竺法汰。遂改俗皈依。雋思竒拔。弟子道猷。

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聞與經同。因註勝鬘。以

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

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嘆曰。夫象以盡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何子季與周彥倫

周顒別見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濳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鏐。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齊書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日文

不就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何胤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

塗也盲聾啞啞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二也為凡夫住

事入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

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入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使門人議之其甚者猶食白魚鮠脯糖蟹嘗食蚶蠣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竟陵

王見屹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於生所重無逾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於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大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夫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

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

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父謚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

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西河。子夏所居。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實。梁太子洗馬。父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為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為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

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後飲。謔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嘗謂誤書思之。更

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為亂兵所殺。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

鏤金。顏終身病之。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

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曰。始

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曰。淑

妃卒。上庸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南齊書曰。儉。字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

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淹有意。劉璠梁典曰。江淹。字

世說補

卷六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禱。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何參軍

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

山詩。沈約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

與族弟水部

曰。何

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

劉。官至尚書水部郎。

散騎

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

國山

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

融賦奇句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

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

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

王儉

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傅亮文章志曰。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

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摠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語錄曰。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

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着諸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賈曾。韓

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曰。高獻。雍

州萬年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頲。每詢訪故事焉。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崇別見

元微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入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

與劉夢得。

唐書

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韋楚老。唐詩紀事曰。韋楚老。長慶進士。終於拾遺。在白傅第。

在白傅第。

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

尚書建之仍孫。祖鐔。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各賦金陵懷古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

餘鱗爪何用邪。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徵之。於是罷唱。

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有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

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宮。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

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仕至門下侍郎。

兄弟

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

適於同。維適於嚴。

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

李薦師友談記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癯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中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

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也。

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歛衽。

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行。受瞿曇姓。故曰瞿曇氏。

况學

之者耶。

張太史明道襟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求其所以不信之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

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世說補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黃武中。有黃龍見于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劉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奐。穎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忽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

不習金穀辭。

方正上

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僭位十八年。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

君公。蜀郡郫縣人。哀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也。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墓日爲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爲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入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

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柰何不爲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

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

邽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爲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爲太子少

傅。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

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卧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以爲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稚都。少修高節。

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邴原別見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

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

劉云其狎之未必以故非內文比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仕至車。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耶。卿便為吾作辭。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

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

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騫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畧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

劉云語甚感動節次皆是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馬懿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王云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叙事工拙見矣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初封鄴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劔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時暴雨雷電晦冥。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克以謝空羣之子也。

天下。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間。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史。克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魯郡公。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克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

王云千載凜、群有慚德矣

又云合數說以實玄伯之正

公。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克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

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

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

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

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

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琊人。司

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

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琊王妃。靚之姊也。

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

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

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

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

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

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

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

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

死於國難。與張翼齊。而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

在宗預之右。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

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

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

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

廿二史劄記卷之六
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王云荀顛亦未可保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

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彊抗。專

異車。自此始也。

王云此故是長與方正嘉之紀不得云強抗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劉云直自愧其矮耳不足言勝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王所誅。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

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共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

王云中散兒故自不凡

論時宜。旃等白罔。稽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旃等不自得而退。

世說新語補卷第六

